

三年前，涅墨西斯古堡莊園，主塔頂樓。

「不見。」

家主辦公室裡，艾黛爾賈特垂下眼眸，隨手翻過一頁書。

「說我臨時外出不，若她再來拜訪，也用同樣的理由打發。」

「是。」修伯特正要退下，家主又補了一句：「以禮相待。」

他回身恭聽，家主單手支著下顎，漫不經心地指示。

「少校是我的朋友，好好招待她，不許怠慢。」

「遵命。」

辦公室恢復靜寂，艾黛爾賈特沉思片刻，打開桌上的便攜型電腦，查看實時監控影像。

半小時前，貝雷絲·艾斯納乘車來到莊園外，提出見面請求。

艾黛爾賈特冷眼審視畫面中的目標對象，看著失聯的舊友出現在自己地盤，並不打算利用她的自投羅網，也不想在這裡跟她碰面。

相隔十年的重逢，跟重新認識沒有兩樣，第一印象至關重要，艾黛爾賈特計畫以學生身份入侵她的生活，藉此降低她的戒心……

艾黛爾賈特伸手碰了碰螢幕上的臉，畫面瞬間切分為兩塊，左邊是縮小的監控影像，右邊陳列出貝雷絲·艾斯納的個人檔案。

她微微一愣，迷惑地看了看手，抬眸觀察坐在迎賓大廳的貝雷絲，拿起桌上電話。

「為客人送上安巴爾紅茶。」

艾黛爾賈特目不轉睛地盯著影像。

「科迪利亞的司康餅還有嗎？挑些不甜的口味拿過去。」

當時，艾黛爾賈特並沒有料到，貝雷絲會成為她的伴侶。

也未曾想過，三年後的地會在同一個房間，被貝雷絲押在書牆上親吻。

「嗯……」

背後抵著書牆，艾黛爾賈特摟著貝雷絲腰際，軟綿綿地被她困在懷裡。

老實說，她帶貝雷絲回莊園處理公務，就是在期待意外發生。

傳承千年的古堡灰暗沉重、令人喘不過氣，她希望這個地方變得明亮一點，一直等到今天，她依戀的光芒終於投射進來，滿足了她的小小心願。

貝雷絲埋首舔吮艾黛爾賈特頸間，傾聽她的喘息，忽然回頭看門：「有鎖上嗎？」

「不用鎖……」

貝雷絲的停頓令人心焦，艾黛爾賈特急切地剝起她的衣服。

「沒有我允許，誰也不會進來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沒有收回目光，艾黛爾賈特不滿地扣住她雙手，閃電般將她放倒在深紅絨毯上。

這擒拿技巧是貝雷絲傳授的，她躺在地上呆了一下，認真評價：「很好，動作非常俐落。」

「別誇我了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扶額搖頭，後悔自己衝動地來了這麼一下，害得氣氛蕩然無存。

她無奈地跨坐在衣衫半褪的貝雷絲身上，強迫她只能聚焦自己。

「回到剛才的話題吧——其實，妳一進來，我就鎖上門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背對光源，用影子佔有貝雷絲，心中暗自為此偷樂，臉上掛起天真笑容。

「猜猜看，為什麼我要鎖門呢？」

「不想讓人打擾……」

「不對，在這裡，本來就沒人會來打擾。」

艾黛爾賈特緩緩低頭湊到她面前。

「——我是想關住妳啊。」

揭曉完答案，艾黛爾賈特深深吻住貝雷絲，強烈渴求的舌尖，送出後即刻得到回應。

貝雷絲再度將她抱進懷裡，吸吮她、撫摸她，熱切纏綿著，用身體全力訴說對她的愛意。

兩人貪戀彼此的溫度與氣息，在愛吻中互相脫去衣物。

艾黛爾賈特坐進貝雷絲懷裡，後者的手掌帶著恰到好處的熱度，無微不至地照顧到艾黛爾賈特每一處想要她的地方，唇舌柔軟而熾熱，伴隨水聲助長慾火。

貝雷絲抬頭觀察面色泛紅、不斷喘息的艾黛爾賈特。

「我也想。」

輕聲說完，吻了吻她的唇，右手順沿小腹滑進她的腿間。

想什麼？

想被我關、想關住我，或者……兩者皆是？

艾黛爾賈特心中的疑問來不及成句，被貝雷絲一下按住最敏感脆弱的內芯，進而細緻溫柔地摩弄柔肉，電流一道接著一道竄過神經，舒服到全身都麻痺了。

「啊……！」

飄飄然的感覺誤導了艾黛爾賈特，貝雷絲的指尖在變換角度時稍一停頓，她便以為自己要墜落，仰著脖子驚叫一聲，用力摟住貝雷絲。

「弄痛妳了？」貝雷絲緊張停手。

「沒有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緩過勁來，伸手撫摸貝雷絲擔憂的臉，對她露出微笑。

「只是，太刺激了……」

頭一次以家主身份在這裡接受貝雷絲寵愛，她心情過度亢奮，身體也比平時敏感。

快點繼續啊。

艾黛爾賈特以拇指刷過貝雷絲濕潤的唇瓣，這輪廓和光澤都美得令她失神，總是在這間辦公室運籌帷幄的帝王態度強硬，命令在脫口而出後，卻莫名變了調。

「快點、繼續嘛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揚起艷麗到帶有魔性的笑容，貼身蹭了蹭貝雷絲，摟抱住她的脖頸。

「我想要妳，貝雷絲。」

艾黛爾賈特在她耳旁許願，撒嬌地重申「想要妳」、「好想要妳」，伸舌舔了舔她的耳廓。

「……真想跟妳……合而為一……」

貝雷絲呼吸顫抖，放任她一路向下舐吻到頸側，一手溫柔托住她的後腦勺，一手繼續撫慰她濕潤的焦灼。

艾黛爾賈特伏在貝雷絲胸前，拚命忍住洶湧來襲的快感，努力愛撫她的身體，伸舌挑弄她的乳首，聽著她漸漸急促的喘息，伸手探進她腿間，觸到一片暖潮，不由得笑了。

「貝雷絲……？」她開心得像發現新大陸一樣。「妳是不是，也很想要我？」

「一直都是。」

貝雷絲低頭吻她，稍稍加快手上節奏。

「妳……從來沒發現？」

有啊。

艾黛爾賈特身子往後一仰，沉浸在快感中，重重喘了一口氣，盡可能保持神智不被淹沒。

「我就……就想聽妳，親口告訴我……」

「我愛妳。」

「還想聽……」

「我愛妳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反覆傾訴她百聽不膩的愛語，舔吮她泛紅冒汗的體膚，留下一枚枚殷紅的花瓣。情意綿綿的水聲中，一股灼熱甜蜜的氣息襲上頸邊。

貝雷絲任由她柔弱地倚著自己，稍稍調整坐姿，讓她能靠得更舒服，再繼續寵愛她。

「哈啊、哈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難以忍耐地喘息著，張口輕咬貝雷絲的肩膀，手指再度抵上她的花芯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艾黛爾賈特賣力取悅她。「我們、一起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貝雷絲也期望與她同歡，很快陷入了她親手燎起的情火。

兩人互相承受、互相給予，身體與心愛之人親密結合，靈魂隨之共振，構成無懈可擊的波形，推動快樂的浪潮越積越高，直到轟上堤岸、濺起耀眼的光沫。

達到極致歡愉的一刻，艾黛爾賈特忽然掉下了眼淚。

生與死，聚與散，生而為人的喜悅與恐懼一口氣湧進心裡。

她不加思索地躲進貝雷絲懷裡，埋首嗅聞貝雷絲的氣味，躁動的心跳漸漸安定下來——無論她在外是什麼身份，回到貝雷絲面前永遠不用偽裝，可以盡情驕縱任性、曝露弱點。

西聯是她的國，莊園是她的家，而貝雷絲·艾斯納，是她此生唯一的歸宿。

「……妳剛才說的『我也想』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情事過後，兩人一同洗浴，換上乾淨衣服，返回家主辦公室。

辦公桌前，艾黛爾賈特突然想起剛才的對話，微笑詢問坐在單人沙發上看書的貝雷絲。

「是不是在告訴我，妳想被我關住啊？」

貝雷絲抬頭看了她一眼：「是。」淡淡答完，繼續看書。

艾黛爾賈特笑意加深，悄悄打量了貝雷絲一會，放下鋼筆。

「既然如此，我來實現妳的願望吧。」

她起身走到貝雷絲身前，低頭咬上貝雷絲肩膀，霸道地留下牙印後，得意一笑。

「在這個痕跡完全消失前，妳不准離開我的身邊喔。」

她邊笑邊抬起眼眸，卻見貝雷絲垂眸審視牙印，還伸手去摸，似乎在確認什麼。

「不夠深。」

貝雷絲面無表情地收回手，將肩膀湊到她唇前。

「妳再咬一次，咬得用力一點。」

艾黛爾賈特沒想到貝雷絲會是這種反應：「等等，我收……收回前言！」

收回？貝雷絲偏著頭，目光灼灼地注視臨陣退縮的艾黛爾賈特。

看她神色略顯慌張，實在拿她沒轍，微微一笑，放下書，朝她展開雙臂。

那麼，我的籠子——妳要進來嗎？

貝雷絲用唇語發出邀請，而艾黛爾賈特剎那間撲進了她懷裡。

她的籠子沒有鎖，沒有門，只放滿名為愛的飼料——

艾黛爾賈特便心甘情願待在她的籠中，這一輩子，都不想要出來了。